封面深镜

一道待补位的监护题 一笔『不能乱动』的钱

——仪陇『疤痕男孩』救治困境：

还记得南充市仪陇县9岁男孩小晖（化名）吗？他的双手和胸口满是疤痕，曾被网友误解“遭受了虐待”。经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调查证实，网传的“长期虐待、刻意用开水烫孩子”均为不实信息。

误解解开，小晖身上疤痕的后续救治仍有一些值得关注和推动之处。对于类似农村留守儿童特殊个体的监护，是否还存在可以优化和补强的地方？连日来，华西都市报、封面新闻记者展开调查。

手术治疗仍悬而未决

10月29日，南充城区，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瘢痕门诊。

当天一早，父亲吴岗（化名）带着小晖从仪陇县三河镇出发，乘车120多公里来到这里。

出发前，吴岗向记者咨询挂号流程后，成功挂到该医院瘢痕门诊的专家号。

经医生初步诊断，小晖手上的疤痕至少需两次手术才能恢复正常功能，预估每次费用1万元左右。“具体治疗方案需依据进一步检查及结果才能确定。”医生说。

走出诊疗室，吴岗带着小晖，乘车回到三河镇。下一步，小晖的疤痕治不治？该如何治？当天，吴岗没有答案。

这个细节，几乎概括了小晖眼下的处境：围绕这个家庭的帮扶记录并不少，但如何治疗小晖的疤痕，始终悬而未决。

三河镇，仪陇县较为偏远的乡镇之一，从这里开车到仪陇县城或南充市区，均需一个半小时。全镇外出务工人员较多，留守家庭、特殊困难家庭不少。

小晖一家属易地搬迁脱贫户，家里五口人：爷爷奶奶、父亲吴岗、11岁的姐姐和小晖。

2021年，小晖的母亲在外务工期间因医疗事故离世。父亲吴岗，1994年出生，小学文化，常年在江苏苏州打工，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。

今年8月，因腰部旧伤需取出体内钢针，吴岗回到三河镇场镇租住房休养。他外出务工期间，两个孩子由奶奶照看，爷爷在老家三河镇白云寺村照看庄稼。

从村里到场镇，开车需20分钟。为方便两个孩子读书，吴岗在三河镇场镇租了一间房，一年房租1300元。

小晖出生时便确诊患有先天疾病。仪陇县人民医院10月16日形成的会诊报告显示，小晖先后在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接受了3次手术，术后日常需穿戴尿不湿，同时还有芝麻食物过敏史。

10月16日，在仪陇县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、学校老师、父亲、三河镇卫生院工作人员共同陪同下，小晖前往仪陇县总医院医疗中心检查。

当天，经多方会诊后，医院给出指导意见：建议尽快前往上级医院实施手指瘢痕挛缩松解手术，做好抗瘢痕治疗，避免搔抓出现溃疡。



小晖和父亲准备吃饭。



左边那栋楼为小晖家与另外两户人合租的房子。

父亲的“担心”与帮扶边界

10月14日，有人将小晖胸口和双手的疤痕拍成视频上传网络，使这个家庭遭受“虐待孩子”的猜疑。经记者调查证实，网传的“长期虐待、刻意用开水烫伤孩子”均为不实信息。

仪陇县三河镇党委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，小晖胸口疤痕是2022年10月开水烫伤所致，双手疤痕是2025年冬天冻伤所致。

同时，三河镇的政策台账显示，这个特殊家庭并不是“没人管”。

三河镇党委书记肖琳介绍，之前白云寺村就将小晖一家纳入重点关注特殊家庭台账，各类兜底政策也先后落实到位：为老人安置公益性岗位，姐弟两人享受低保等民政救助，学费全免，课后服务费用予以减免。

白云寺村党总支书记谢鑫说，去年10月，吴岗打电话问他，在哪里可以给小晖买到冻疮膏，并打听治疗疤痕的就医渠道。“对于这户人家，我一直常态化入户走访。”

谢鑫说，10月31日下午2点，还有南充市蓬安县的爱心人士特意赶到三河镇，给小晖送衣服、鞋子、零食等共计36件。

办理低保、学费减免、心理疏导、会诊建议、关爱台账……每一环都能找到“做过的事”，但小晖为何一直没有接受瘢痕治疗？

10月15日，封面新闻辟谣报道发出后，河南一家爱心企业提出，可以为小晖提供免费医疗救助，但需要到郑州做手术。获知这个消息，吴岗没拒绝，但也没答应。

郑州当地的医院表示，医院没有强制送医的权限，“来不来做手术、什么时候来，决定权在孩子监护人。”

吴岗的顾虑是什么？在他断断续续的表达中，记者注意到他的“两个担心”：担心外出就医产生的生活费；担心自己难以应对就医流程。

而在校园里，同样存在边界。小晖就读学校的校领导表示，孩子在校时间，校方可以看护、疏导；但放学后，孩子的监护权就回到了家庭。

当地政府也并不回避现实局限。三河镇工作人员表示，政策兜底保障可以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，但当孩子监护人有监护意愿，自身能力却又真实存在不足时，相关部门如何补位，是一道亟需破解的难题。

一笔“不能乱动”的钱

从三河镇场镇出发，大约20分钟车程，就来到小晖老家白云寺村。他家房子是一栋三层自建房，前两年才翻修过，隔成两户，一户是小晖一家五口，另一户是小晖堂叔一家。

翻修房子的钱来自小晖母亲医疗事故赔偿款。这笔钱有40万元，其中20万元用来翻修房子，另外20万元存为定期，存折由吴岗的叔叔保管；吴岗的叔叔去世后，目前由吴岗的堂弟保管。吴岗的父亲说：“我们年纪大了，没啥文化，没有处置能力，交给儿子又怕他乱花。”

10月22日，在三河镇小晖家里，记者再次见到小晖，他双手缩在袖口里，见有人进门，抬头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又把头低了下去。

是否想过将20万元存款用于小晖做修复手术？面对两个孩子和一笔“不能乱动”的赔偿款，吴岗选择了最保守的处置方式。

吴岗说，他希望等孩子满18岁后，将钱交给孩子自己处置，“我有两个孩子，如果这笔钱用来做手术，万一孩子们长大后有质疑怎么办？”

考虑到吴岗的赚钱能力有限，一家人商量过后，更希望把钱留下来给两个孩子读书以及老人养老，保障家庭未来的生活。

10月30日，吴岗告诉谢鑫，自己还是要给孩子治疗。那么，小晖做手术的钱又从何处来？吴岗说，他在苏州打工，收入只能维持温饱。回来这段时间，他在镇上跟人学做“白事”，手术费只能一点一点存。但孩子的手，却拖不得了。

思考

如何把救助意愿变成可执行安排

小晖到底如何才能得到救治？省人大代表、眉山市仁寿县特殊教育学校正高级教师刘明才给出建议。

刘明才说，特殊儿童义务教育安置方式目前有三种：轻度，就近随班就读；中度，到特殊教育学校就读；重度，送教上门。安置在哪里读书，通常由县特殊教育专家委员会评估后确定。

救助也不止一条线：残联、民政、社区、志愿者等均可参与；若生活不能自理，特殊教育学校师资配备又不齐，校方也难以开展有效培育。

刘明才说，小晖的情况比较复杂，其面对的不是单一医疗问题，而是医疗、康复、教育、心理和家庭支持交织的多重需求。

小晖需要的也不仅是一次手术费用，还包括异地住院陪护、生活安置、术后康复、心理支持、教育安置和持续监护指导。“建议当地政府把救助意愿变成可执行安排，同时还需要专门的衔接和持续补位。”刘明才说。

在成都吾乐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赵德斌看来，“公益组织介入这类个案，底线是确保儿童利益最大化，生命安全至上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要判断是否到了需要强制介入的地步，主动介入要保持边界，避免因介入给儿童及家庭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。要找准需求点再找解决办法。

公益组织与基层体系之间更多是协作关系。“公益组织对儿童主任、儿童督导员、未保站没有资源调动权，更多是协作关系。”赵德斌认为，理想的牵头方是监护人，但实际更多落在未保部门或民政，最终划到社区/村，由儿童主任参与。农村尤其是边远农村，很多时候靠人情和人道主义帮扶，不一定能形成机制。

对于可执行方案的关键要素，赵德斌建议，最好由孩子父亲牵头，由村委会或当地公益组织做协调辅助，法律主体仍是孩子父亲。社会组织做资源协调，协助孩子父亲解决医疗陪护、资金、术后康复、教育安置等问题。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
记者 刘彦君 刘虎
摄影报道